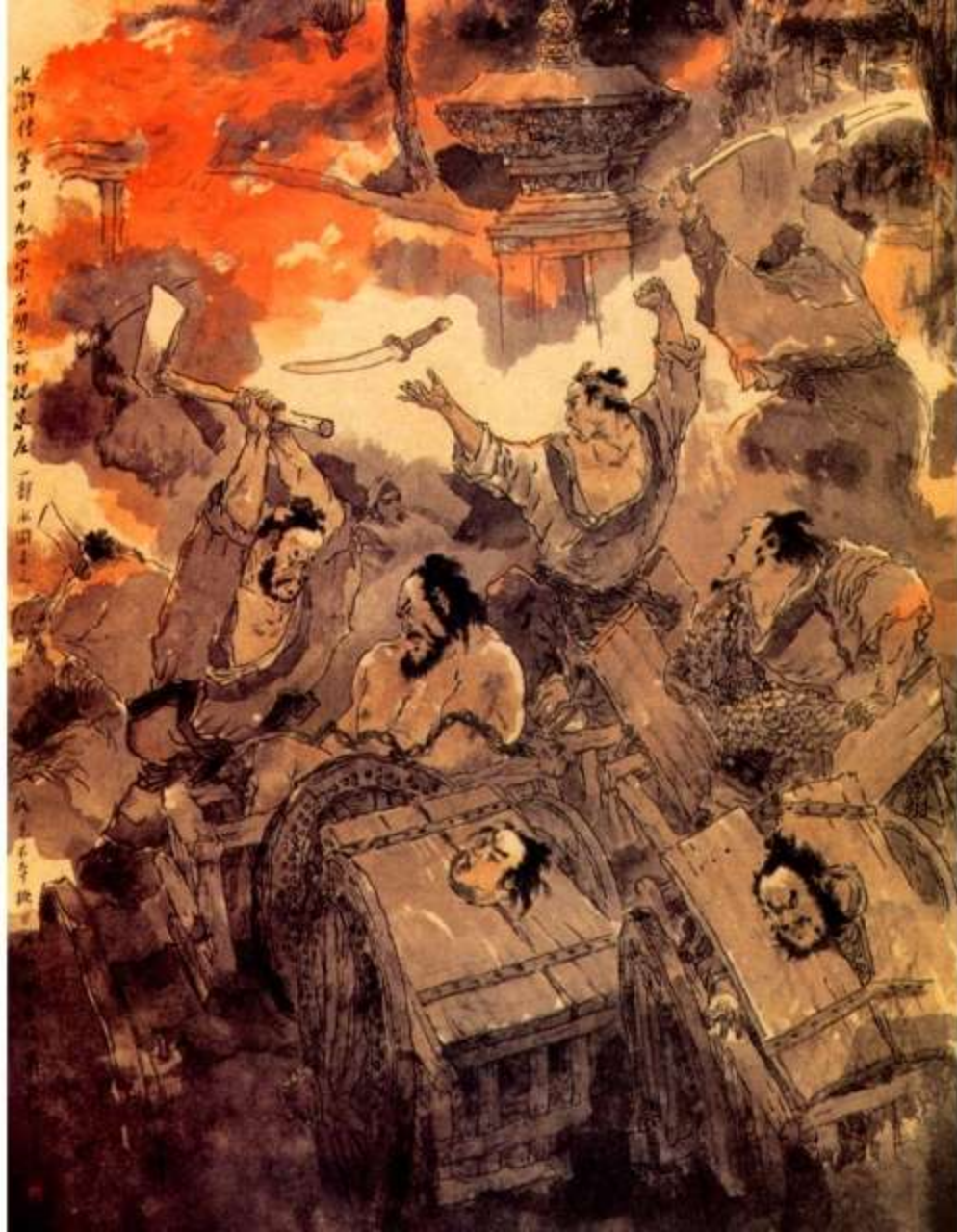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第五册



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宋江三败高俅在二都水寨

金瓶梅

中国书店

原連
創盟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第五册

绘画 戴敦邦

主编 于文化

注释 黄彦

制作 小成兄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

《彩绘水浒传》包括清张琳绘工笔重彩《水浒传》人物各一百零八图和戴敦邦绘《水浒传》故事。

张琳所绘彩图，人物形象表情生动，设色均匀，为古代工笔重彩人物绘像之佼佼者。张琳绘本藏于南京图书馆，属馆藏精华。

戴敦邦所绘水浒传，是他的又一杰作，整部画集，充满生活活力，洋溢阳刚之气，既恰切传示出文学原著的精神内涵，又体现了画家对原著的独特理解。一幅幅图，如一首首诗，格高韵远，含蕴无尽。



本书由中国书店

出版社出版



清张琳
戴敦邦
彩绘全本水浒传

本电子书仅作观赏

请勿转载以及商用



宋江上梁山的第三日，便要去接父亲与弟弟宋清上山。晁盖道：『众兄弟连日辛苦，尚未安定。再过数日，点起山寨人马，与你一起去。』宋江道：『形势紧张，事不宜迟。此次我一人前往为好，人多了反会惊吓乡里。』当日便行。

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平安无事。那日夜晚，宋江来到自家后院敲门，宋清见是哥哥，慌道：『如今昼夜都有百余士兵在此巡察，拿不到你，要捉老父与我去抵罪，快去请梁山头领来救！』宋江吓出一身冷汗，转身就走。走了一阵，就听得『休走了宋江』的喊叫声。宋江慌不择路，进了一个荒无人烟的还道村。周围都是高山峻岭，进出唯有村口一条路。幸有一所古庙，宋江便躲进庙中神厨里，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。

郛城都头赵能、赵得引领四五十人，手举火把，追入庙中。赵能揭起神厨前的帐幔，正要伸头往里察看，厨里突然旋出一阵恶风，将火把全都吹灭。赵得刚举枪往厨去，殿后又卷起一阵怪风，阴气逼人，毛发直竖。赵能道：『兄弟快走！神明不乐。』赵得道：『我们去守住村口，谅宋江插翅难逃。』宋江见众人离去，在神厨里又抖又笑。

万籁俱寂。忽传来莺声燕语：『奉娘娘法旨，请宋星主赴宫。』宋江拨开帐幔，钻了出来，见面前站着两个青衣螺髻女童，便问：『什么娘娘！我也不是星主。』女童道：『到彼便知，不必询问。』



星月满天，香风拂拂。宋江跟着她们走上一座朱红栏杆青石桥，桥下流水翻银滚雪，岸上遍植奇花异草。进入棂星门，迎面一座豪华宫殿，殿上金碧交辉，正中七宝龙床上，端坐一位身着金缕绛绡衣裳、手秉白玉圭璋的娘娘。宋江躬身再拜，俯伏在地。娘娘道：「星主不必多礼。」青衣女童从屏风后面托着一个盘盒出来，盘中盛着黄色罗缎包的三个轴子。娘娘对宋江道：「传你三卷天书，你可替天行道，为主全忠仗义，为臣辅国安民。去邪归正，勿忘勿泄，勿可懈怠！」宋江拜受了。娘娘命青衣送宋江出宫。来到青石桥，青衣道：「星主，请看桥下二龙戏水。」宋江凭栏看时，被她推下桥去。宋江大叫一声，头撞在神厨壁上，顿时惊醒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宋江爬出神厨，走出庙门，此时天色渐明，见牌额上刻着「玄女之庙」四字，心想，刚才梦见的是九天玄女娘娘。

宋江正在回味梦境，只见李逵舞着双斧从远处奔来，晁盖、刘唐等头领也相继赶到。原来，他们已杀了赵能与众多官兵，戴宗等已先将宋太公及宋清送往山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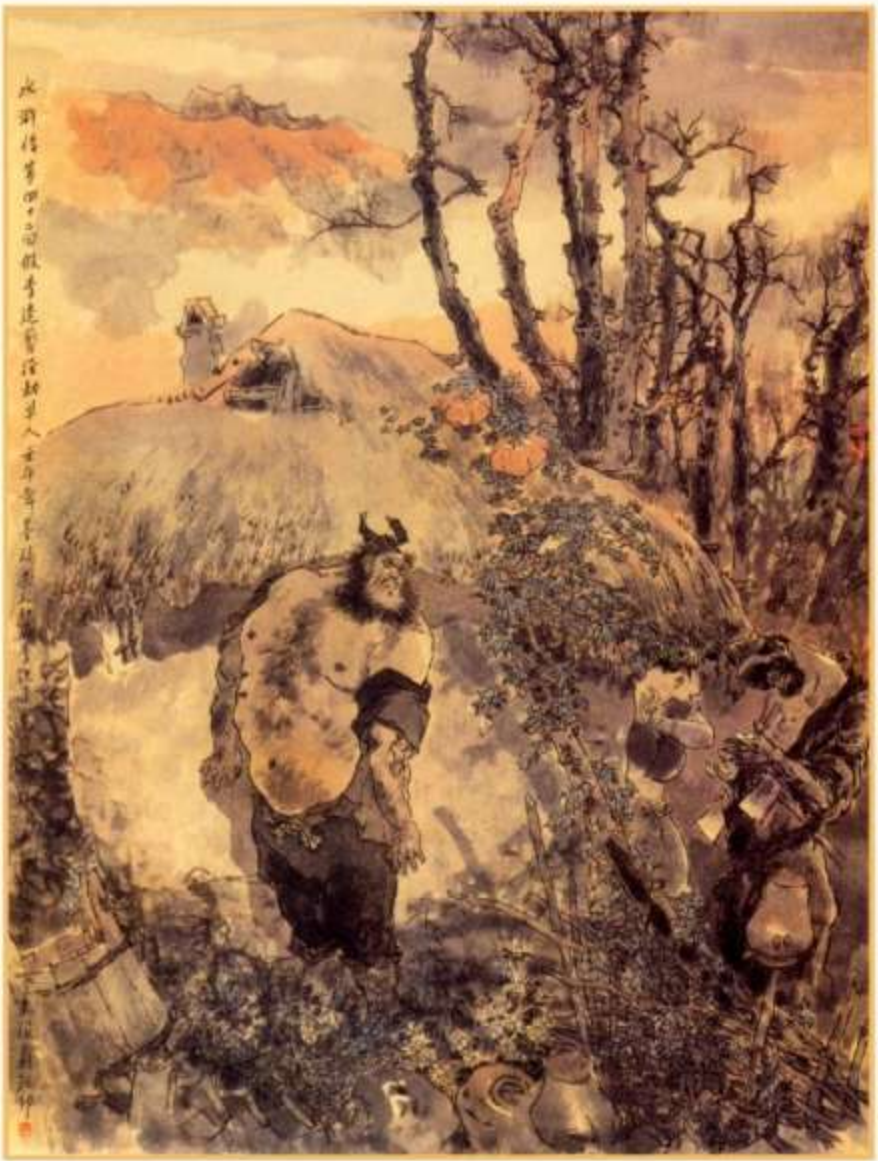
晁盖设宴，庆贺宋江一家团聚。席间，公孙胜向众人拜别，下山去探望家乡老母。忽然，李逵放声大哭道：「这个迎來爷，那个去望娘，偏俺铁牛是土里钻出来的？」晁盖要派几个人同李逵一起去，宋江道：「使不得！他性如火，路上必有冲撞，再说他在江州杀了许多人，谁不认得黑旋风？等风声平静时再说吧。」李逵道：「你的爷要取上山来快活，我的娘由他在村里受苦，真要气破铁牛的肚子！」宋江道：「你既要取娘上山，须依我三件事：路上不可吃酒；留下两把板斧；你独自悄悄取了娘就回来。」李逵道：「这三件事，有什么依不得！哥哥放心就是。」当即掣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往家乡沂水而去。



沂水县西门外，李逵听人在读悬赏缉拿宋江、李逵的告示，正要指手划脚。冷不防被朱贵拦腰抱住，带到兄弟『笑面虎』朱富开的酒店，道：『宋公明哥哥放心不下，知你我是同乡，就叫我跟我来。』朱富置酒招待。

李逵告别朱贵、朱富，趁着晓星残月，从小路捷径穿行。忽然跳出一条大汉。叫道：『留下买路钱！』李逵见他手执两把板斧，脸上搽着黑墨，便喝问：『什么人？』那汉道：『吓碎你心胆，老爷叫做黑旋风！』李逵大笑道：『你这厮竟敢冒老爷爷名号！』那汉一听，拔腿要跑，李逵照准他大腿一朴刀，将他棚翻在地。『爷爷饶命！小人贱名李鬼。爷爷威名惊天动地，孩儿见有单身过客，喊一声『黑旋风』他便撒下行囊包裹而逃。』『你竟敢坏我名声！』夺过板斧要砍。李鬼叫道：『孩儿只是为了赡养九十岁老母，才干剪径勾当。』，李逵想：『我特地归家接娘，却要杀养娘的人，天地也不容我。』便道：『你既有孝顺之心，我便饶你，给你十两银子做本钱，改行去吧。』李鬼得了银子，拜谢而去。

李逵又饥又渴，见有人家，便想去买些一吃的，却听得李鬼正在和一个头插野花、脸搽胭脂的女人说话：『我撞见了真黑旋风，差点没命。我骗他说，要赡养老母，他竟信了。若那驴来寻吃的，你就用麻药麻翻他，谋得他金银，你我搬到县里住。』李逵大怒，破门而入，一刀将他杀了，又从他身上搜出方才给他的银子。那女人已逃得不见踪影，李逵便将他屋子烧了。



李逵一到家门口，便叫道：『娘，铁牛来了。』『我儿，娘想你想得眼泪流干，两眼瞎了。你一向可好？』李逵不禁心酸，想：『我若说在梁山泊落草，娘定不肯去。』便道：『铁牛如今做了官，特来接娘。』恰在这时，哥哥李达提了一罐饭来，一见李逵便骂道：『你这厮归来做甚，又来负累人！』丢下饭罐，转身就走，原来他已知通缉李逵的事。李逵怕他叫人来捉，便放一锭五十两大银在床上，留给哥哥，背起娘就走。

傍晚来到沂岭，娘道口渴厉害，李逵道：『我喉咙也干得冒烟。』让娘在大石上坐了，把朴刀插在一边，道：『我去寻水，娘耐心坐一坐。』好不容易找到溪水，却没有盛水器皿，便奔到山顶祠堂，掇个石香炉来。先浸在溪里，再拔把乱草将它擦洗干净。舀了水，循原路返回，却只见朴刀不见娘。李逵四下寻找，发现一团血迹，顿时慌得浑身都颤抖。顺着血迹寻到大山洞口，见两只小虎在舔一条人腿。李逵怒挺朴刀，搠死一只。另一只逃进洞里，李逵追进去将它杀了。这时母虎到了洞口，先把尾往洞里一扫，再把后半截身躯往洞里坐进去。李逵抽出腰刀，朝母虎粪门狠命一戳，连刀柄都送进它肚里。母虎负痛带刀而逃，李逵掣朴刀紧追出洞。蓦地一只吊睛白额雄虎狂吼着凶猛扑来，李逵乘势手起一刀，正中其颌下。那虎退了没几步，轰然一声，死在岩下。李逵收拾亲娘残躯骨殖，用布衫包裹好，掘土葬了，大哭一场。

众猎户得知李逵杀了四个大虫，惊喜异常，一面把李逵请到曹太公庄上，一面把虎抬下岭。消息迅速传遍前村后庄，男女老幼都来观看。李鬼老婆一眼认出杀虎壮士就是梁山泊黑旋风，立即告诉了曹太公。曹叫里正去报告县令，又假意劝酒，将李逵灌醉，连着板凳一起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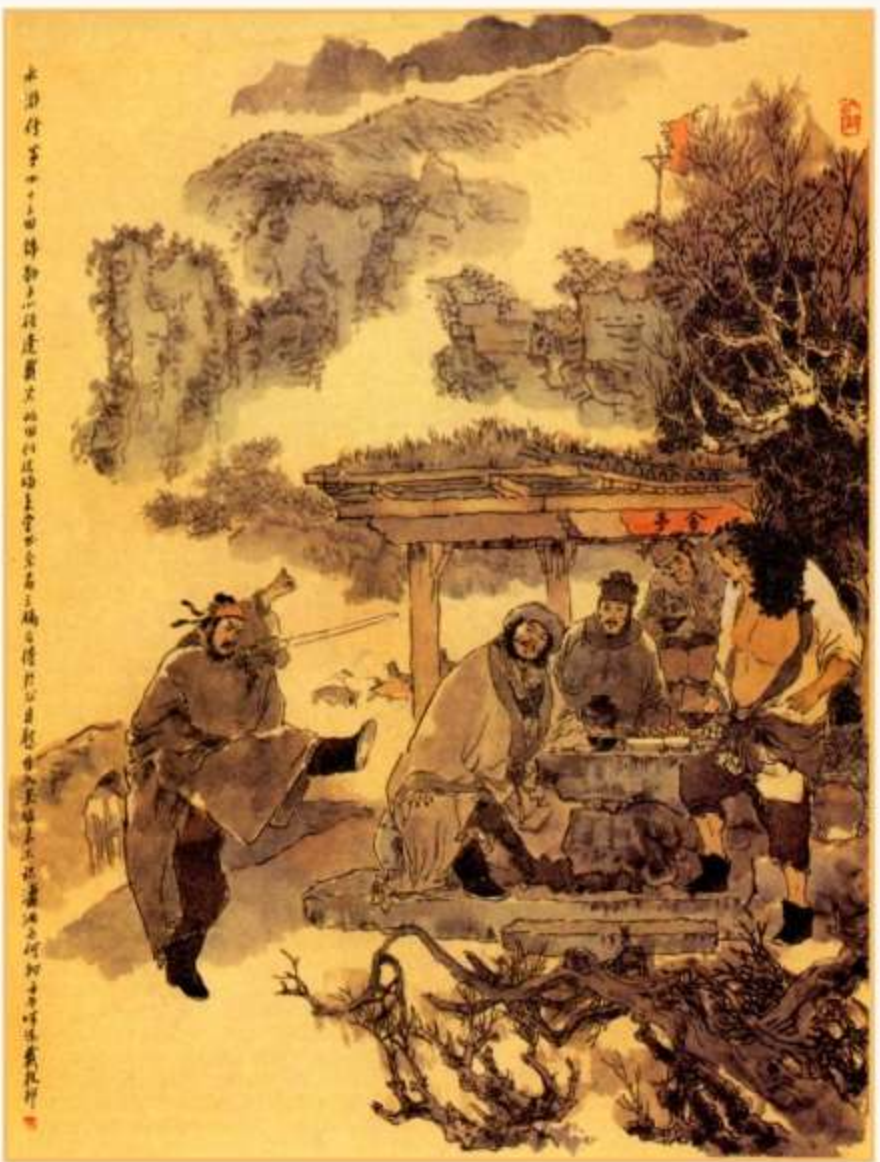


得知沂水县都头李云正要李逵押往县衙，朱贵、朱富当即施计，救出李逵。李逵杀了告密者曹太公、李鬼老婆，以及众多官兵。与李云交手，难分胜负。朱富忙将二人劝开。李云绰号『青眼虎』是朱富的枪棒师父。朱贵邀他上梁山，李云既已无法回县交差，又无家室之累，便答应了。

来到梁山泊聚义厅，朱贵引李云、朱富拜见了众头领。李逵说了下山经历，说到娘被虎吃了，流下泪来。宋江好言相慰，又道：『你杀了四只猛虎，今日山寨却添得两个活虎，正可庆贺。』

公孙胜回蓟州探母，久而未归，戴宗下山去探听消息，途中巧遇『锦豹子』杨林。杨林数月前曾与公孙胜对酌，也惦念其近况，便伴戴宗同行。途经饮马川，遇见了在此结寨的『铁面孔目』裴宣，以及善造船只的『玉幡竿』孟康、善使铁链的『火眼狻猊』邓飞。裴宣置酒断金亭，并舞剑助兴，五人尽醉方歇。

戴宗、杨林在饮马川山寨住了一夜，便直奔蓟州。遍访蓟州城里城外，无人知晓公孙胜踪迹。那日二人上街，见远处走来四五人，前面是捧着彩缎花红的小牢子，后面的人擎鬼头靶法刀，中间青罗伞下，罩着一个轩昂人物，他就是当地两院押狱，兼充市曹行刑刽子手的杨雄。他武艺出众，面皮淡黄，因此人们称他为『病关索』，此时正决刑归来。忽然一个叫张保的，带着七八个军汉痞子，从斜里杀出。张保劈胸揪住杨雄，另两人箝住他双手，其余军汉抢了彩缎礼物。杨雄忿怒，却无可奈何。一位挑柴的大汉上来相劝，张保瞪眼喝道：『你这死囚乞丐，敢来多管！』



那汉大怒，将张保劈头一提，掷翻在地。那几个军汉刚冲上来，就被大汉一拳一个，打得东倒西歪。杨雄脱出身来，大展拳脚，打倒几个。张保见势不妙，爬起身就逃，杨雄紧追过去。大汉也不歇手，仍要寻那无赖厮打。戴宗、杨林将他劝住，道：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真是好汉！」只恐壮士一时拳手太重，误伤人命。」邀到巷内酒店，互通姓名，原来这大汉就是「拚命三郎」石秀。戴宗正在说梁山泊，邀石秀上山时，杨雄带了二十多公人寻问进来。戴宗、杨林吃了一惊，趁着闹哄走了。

杨雄见到石秀，高兴道：「大哥，我夺回花红包袱，到处找你。方才多亏足下救助。」叫酒保取两瓮酒来，请众人吃，又与石秀结义为兄弟。杨雄二十九岁，长石秀一岁，为兄。饮毕，邀石秀到家中，与妻相见。杨雄妻潘巧云，原先嫁了王押司，王故世后，改嫁杨雄，还不到一年。石秀当下向嫂嫂拜了四拜。巧云父亲原是屠夫，要开屠宰作坊，便对石秀道：「我家后院有井，院后是条断路小巷，有间空房可做作坊，想请叔叔掌管账目。」石秀答应了。

作坊开张两个多月，生意不错。石秀到外县买猪，第三日回来时。见铺店关了，刀砧什物也都藏了，便想：「常言：『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』一定是嫌我了。」收拾行李，准备离去。潘公见了，道：「明日是王押司两周年忌日，请报恩寺僧人来做功德，要请叔叔帮忙照应，所以歇两日买卖。」石秀听了，便留了下来。

这时，戴宗、杨林因寻不到公孙胜下落，便与裴宣、邓飞、孟康



报恩寺和尚夜里要来念经做功德，杨雄因当牢值夜，便请石秀代为照应。杨雄走后不久，来了个年轻和尚，他身后跟着挑了两盒礼品的道人。那和尚见了潘公称『干爷』。淡妆轻抹的潘巧云，闻声下楼，与和尚互以『师兄』、『贤妹』相称。丫环端茶出来，巧云双手奉给和尚，和尚接过茶，双眉只顾瞅她，她也笑眯眯只顾瞅他。石秀觉得异样，便走了过来。巧云向和尚介绍道：『这个叔叔，是拙夫新认的义兄弟。』又对石秀道：『这个和尚法名海公，本名裴如海，原是裴家绒线铺的小官人。他长奴两岁，因此称他为师兄。他念经声音很好听。』叫石秀把礼品搬进去，自己送海和尚出门。

入夜，海和尚引领众僧到来。吃了茶，便敲响鼓钹，唱念经文。巧云素妆上法坛，拈香拜佛，祝祷亡夫王押司早升天界。海和尚摇动铃杵、诵念真言，越逞精神。两人并肩摩倚，看得众僧七颠八倒。证盟既毕，众僧吃斋。海和尚与巧云眉来眼去，也不防他人看见。斋毕，众僧归去。次日海和尚自来取功德钱，约定隔天潘巧云到寺里替娘还血盆心愿。那日，巧云打发开侍女迎儿，借口到海和尚卧房里看佛牙，成了云雨之事，并商定了日后相会办法。

一日，天将破晓，石秀听得一阵木鱼声，觉得蹊跷：『这里是条断路死巷，和尚为何来这里报晓？』于是从门缝里朝外张看，只见一个戴着头巾的人从后门闪出，与敲木鱼的头陀一起出巷，迎儿关了门。天亮后石秀出门，在州桥边遇见杨雄，便把近些日所见及疑惑告诉他。



杨雄回到家中，指着巧云骂道：『你这贼娘子，好歹我要结果了你！』不料她却反诬石秀常调戏她。杨雄信了她，以为石秀恶人先告状，不由得勃然大怒。巧云越发掩脸假哭，要杨雄撵走石秀。杨雄便把肉案、柜子全拆了，对潘公道：『从今不要再做这买卖了！』潘公摸不着头脑，却又不敢多问。石秀回来见这情景，已猜出几分，便离店而去，杨雄见了也不挽留。

石秀另寻客店住下，心想，定要将此事弄个水落石出，也不枉了结拜情义。那日捻了口解腕尖刀，伏在暗处守候。五更时分，见那头陀挟着木鱼来巷口探头探脑，石秀倏地闪到他背后，一把揪住，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，低声道：『快说实话！』头陀道：『海和尚与潘公女儿相好。每逢节级当牢，丫环迎儿会在后门摆一香桌。我看到了就去报告海和尚，他夜里就来和她相会。第二天五更时我敲木鱼装作报晓，唤他出来。』海和尚现在哪里？』还在潘公女儿处睡着，我正要敲木鱼唤他出来。』石秀叫头陀脱下袈裟，自己披了，道：『出家人不干好事，留作何用！』一刀将他杀了，取过木鱼敲了起来。咯吱一声门响，海和尚出来，喝道：『只顾敲什么！』石秀不应答。等他走到巷口，一下将他按倒，剥光衣服，一刀杀了。然后将两具尸体拖到一处，把刀放在头陀身边，卷起两人衣服带回客店。

杨雄在州衙闻听两个和尚在自家巷子附近被杀之事，想：『准是石秀干的，看来我错怪他了。』寻到石秀所住客店，石秀取出和尚衣裳，说了经过。杨雄心头火起，当即要去杀巧云，石秀道：『哥哥是公门中人，怎么不知法度？把是非问明白，一纸休书将她弃了，岂不更好？』



杨雄至晚回家，装作没事。天明起来，道：「昨夜梦见神人责怪我旧愿未还，今日与你同往岳庙还愿。」巧云见一夜无事，便信以为真，打扮齐整，上了轿。出东门，上翠屏山，杨雄吩咐轿夫在半山歇轿等着，自己和巧云、迎儿步行而上，来到了荒僻的古墓地。忽见石秀已先在此，巧云惊道：「叔叔怎么也在这里？」杨雄道：「前日你说叔叔调戏你，今可当面对个明白。」巧云道：「过了的事，何必再提。」石秀将和尚衣服抖散在地，巧云顿时涨红了脸。杨雄一把揪过迎儿，厉声喝问，迎儿便将巧云与和尚通奸。以及巧云叫她诬蔑石秀的事，一五一十地说了。转又喝问巧云，巧云只得将前后之事招认了。杨雄手起刀落，将两人杀了，对石秀道：「你我都杀了人，如今到哪安身？」石秀说了先前与戴宗、杨林交谈之事，杨雄道：「好，就投梁山泊入伙。」

突然，松树后走出一人，叫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杀了人，还要投奔梁山泊！我在此已多时。」原来此人姓时名迁，绰号「鼓上蚤」，常做些飞檐走壁、跳篱骗马的勾当，在蓟州吃官司时，杨雄曾救过他。时迁对杨雄拜道：「我今日在此掘坟，听二位哥哥说要上梁山，心想，我不能老是干些偷鸡摸狗之事，若能上山，倒是个好归宿。石秀道：『既是好汉中人物，不妨一同去。』」

三人夜宿晓行，来到独龙山前，天色已晚，便入一临溪客店歇脚。店小二道：「肉已卖完，只剩一瓮酒、一碟熟菜在此。」石秀询问此地情形，小二道：「这里方圆三十里，叫做祝家庄。庄主祝朝奉，有三个儿子，人称祝氏三杰。独龙山前那座巍巍冈子，叫做独龙冈，主人宅院就建在冈上。」



石秀见架上插着十数把朴刀，问：『店中怎么有这兵器？』『这里离梁山泊不远，只恐贼人来借粮。』『能否卖一把给我？』『使不得！器械上都编着字号。』『莫慌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小二到里面休息，杨雄、石秀继续吃酒。』时迁盛上米饭，又嘻嘻笑着从灶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，道：『刚才见这鸡在笼里，便拿到溪边杀了，弄干净，煮熟，给二位哥哥下酒。』杨雄道：『你这厮还是贼手贼脚！』三人边吃边说笑。刚要吃完，店小二气乎乎跑来说道：『你们太不懂道理，怎么偷我店里报晓鸡吃！』时迁道：『这鸡是我路上买的。你的鸡，怕是被野猫拖了，给黄鼠狼吃了？』石秀道：『不用争，赔钱给你吧。』小二道：『赔十两银子也不管用，我只要鸡。』石秀怒道：『你诈哄谁？老爷不赔，你又怎样？』小二笑道：『休要撒野！我这祝家店不比别处客店，拿你到庄上，当作梁山贼寇送到官府去！』石秀道：『我就是梁山好汉，你又怎能拿我去请赏？』小二喊一声：『有贼！』立刻跳出几个大汉。石秀眼敏手捷，一拳一个，将他们打倒在地。小二刚想叫喊，被时迁一拳打肿了脸。杨雄三人从架上各取一把朴刀。放火烧了祝家店。

杨雄等走了一阵，忽见一二百人手举火把喊杀过来。杨雄、石秀各砍翻数人，时迁却被乱草中伸出的挠钩搭了去。石秀转身来救，背后又伸出两把挠钩，幸亏杨雄出手快，用刀拨开。石秀、杨雄不敢恋战，夺路而奔。直至天明，见一村落酒店，便进去买碗酒吃。忽有人上来招呼道：『恩人，来此有何公干？』杨雄定睛一看，竟是『鬼脸儿』杜兴，便附耳低声告诉他昨夜之事。



杜兴对杨雄道：「此间三个村坊，总共一二万军马人家。居中是祝家庄，人马最强盛，祝家三子叫做祝龙、祝虎、祝彪，他们的教师栾廷玉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西边是扈家庄，扈太公的儿子扈成，武艺高强，女儿「一丈青」扈三娘，更是巾帽英雄。东边是李家庄，庄主李应，使一条浑铁点钢枪，背藏飞刀五口，百步取人，神出鬼没，人称「扑天雕」。三家村缔结生死誓愿，有事相互救应。小弟在蓟州得死罪，幸得您救我脱身，如今在李家庄做总管，庄主对我很信任。我去请他来与二位哥哥相见。」不多时，李应出来，杨雄、石秀忙上前拜见。李应答礼，并请二人上厅坐了，道：「我已差副主管去祝家庄投书，叫他放人，二位壮士放心。」

中午，副主管回来禀道：「祝家三弟兄定要将时迁押送州府，不肯放人。」李应很生气，叫杜兴快马加鞭，再走一遭。天色将晚，杜兴独自飞马奔回，道：「祝家三个小畜生猖狂无礼，祝彪接过大官人的亲笔书信，看也不看，就扯得粉碎！」李应听了火冒三丈。立刻绰枪上马，带上杜兴、杨雄、石秀，直奔祝家庄。

李应指着祝彪喝道：「你爷与我结生死之交，你家有事，要人给人，要物给物。如今我讨一个平常人，你竟敢毁我书札，辱我名声！」祝彪道：「梁山贼人时迁已招供，你与他勾结，还敢来此胡言！趁早回去，否则连你也捉了！」彪地一箭，射中李应臂膀。杨雄、石秀挺刀而上，祝彪抵敌不住，转马而回，杨雄一刀正中其马后股，那马负痛直立起来，险些将祝彪掀下马背。祝彪命数十骑随从一齐放箭，杨雄等只得护着李应回庄。



杜兴为李应敷了金疮药。杨雄、石秀向李应告辞：『都是我等连累了大官人，如今只得上梁山泊求援了。』李应叫杜兴送二人出村。

杨雄、石秀在戴宗、杨林引领下，参见晁盖、宋江，并说了求救之事。晁盖大怒，道：『新旧上山的弟兄，各有豪杰光彩，不曾折了锐气，你却用梁山好汉名义去偷鸡吃，连累我们受辱！』当即要斩杨雄、石秀。宋江慌忙劝阻：『我早已知道祝家庄要跟俺山寨为敌，而不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。如今正可乘势拿下此庄，取其所囤粮食，足供山寨三五年之用。不仅不折锐气，还可邀李应入伙。』吴用、戴宗等也附和宋江之言。晁盖便将二人排座于杨林之下。

宋江连夜部署人马。杨林、石秀五更动身，先行探路。宋江等大队人马随后来到独龙山前，下了寨栅。祝家村路径曲折错杂，防备很严。杨林扮作解魔法师。头戴破笠，身穿法衣，手摇一串法环，寻大路而行。石秀装作卖柴人，向一老人拜揖问路。老人道：『好个祝家庄，尽是盘陀路。容易入得来，只是出不去。』石秀哭道：『这担柴送给爷爷，求爷爷指条出去的路吧。』老人道：『不管道路阔狭，见白杨树转弯就是活路，没白杨树的是死路，死路还埋着竹签铁蒺藜，一旦踩着，准被捉了。』恰在这时，祝彪等一群人马，押着被反绑的杨林，从面前经过，石秀暗暗叫苦。

不见杨林、石秀出来回报，又听得杨林被捉，宋江一怒之下，率大军往独龙冈冲去。不料一路上不见人影，宋江发觉中了埋伏，急令退兵。忽听得一声号炮轰响，独龙冈上突然举起千百把火炬。



祝家庄门楼上箭如雨下，宋江急取旧路回军，只见后军头领李俊来报：「来的旧路已被堵塞。」宋江吩咐顺大路而退，众军走了一遭，又回到原地。宋江再下令朝有灯火人家的方向，寻路出去。走得多远，纷纷来报：「路上布满鹿角、苦竹签、铁蒺藜，无法行进。」宋江叹道：「莫非天丧我也！」幸亏石秀赶到，把老人所言盘陀路机关告诉宋江，宋江迅即传令三军：「见有白杨树就转弯。」走了五六里，只见前面祝庄兵马越聚越多。石秀道：「庄兵以烛灯为号令，我们往东走，他就把烛灯朝东扯，我们向西，烛灯就向西扯。」花荣听了，立即张弓搭箭，一下将那碗红灯射落。四下埋伏的庄兵没了方向，顿时大乱。这时林冲等第二拨人马已到，宋江便催趲人马，与林冲等形成夹攻之势，终于驱散庄兵，回到村口。检点人马，不见了镇三山黄信，原来他中了挠钩，被捉到庄里去了。

见众首领在为首战失利犯愁，杨雄道：「何不与东村李大官人计议？」宋江便带了杨雄、石秀，来到李家庄。李应推脱有病卧床，叫杜兴接待。杜兴对宋江道：「将军再打祝家庄时，还要提防西路扈家庄。祝家庄有前后两座庄门，两面夹攻可破。」宋江等致谢而回。

祝家庄扬起两面白旗，上绣：「填平水泊擒晁盖，踏破梁山捉宋江。」宋江看了，怒道：「若打不下祝家庄，永不回梁山泊！」于是又率领部分人马转到独龙冈后面，见后庄门亦防备森严，犹如铜墙铁壁。忽然西边一彪人马呼啸而来，为首的是一丈青扈三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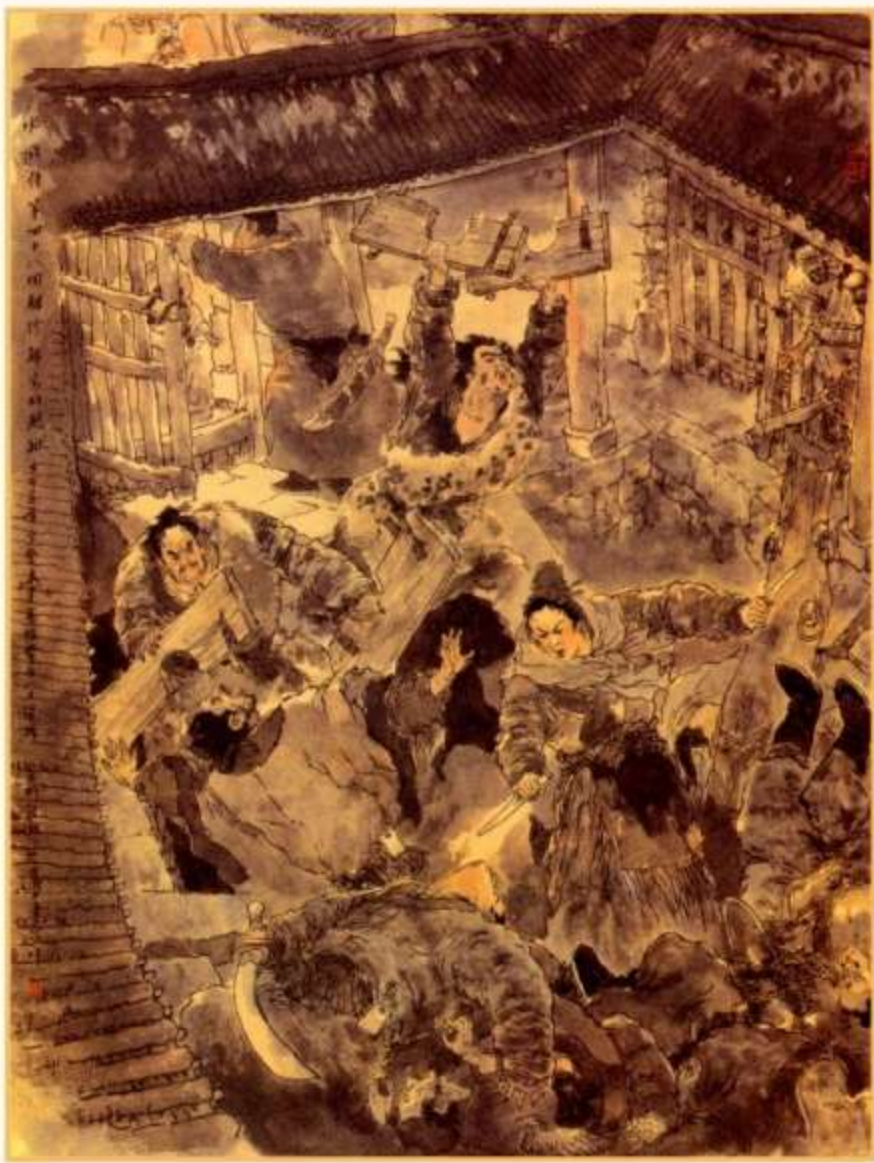
矮脚虎王英见是女将，便骤马挺枪，指望一合就将她捉过来。两军呐喊助威。扈三娘纵青骏马，舞日月双刀，来战王英。斗了十余合，王矮虎便露出好色调情神态，枪法也乱了。扈三娘暗骂道：「这厮无礼，」举双刀直劈狠砍，王英被震得手颤脚麻，拨马要逃，一丈青轻舒粉臂，将他从雕鞍上拎起，扔到地上。众庄客蜂涌而上，活捉了王英。欧鹏见状，策马绰枪来战扈三娘。欧鹏枪法精熟，却也不能从这女将手中讨得半点便宜。

祝龙怕扈三娘有闪失，便放下吊桥，开了庄门，带着三百余人冲了出来。马麟策马挥刀，与祝龙厮杀。邓飞舞动铁链，不离宋江左右。眼看马麟斗祝龙不过，霹雳火秦明飞马而上，舞起狼牙棒直取祝龙。祝龙哪是秦明对手，秦廷玉急忙奔马来助。马麟腾出身来，要去夺回王英。扈三娘撇下欧鹏，来战马麟。扈、马各舞双刀，你来我往。宛如风飘玉屑。雪撒琼花，宋江看得眼也花了。欧鹏截住秦廷玉，才交一合，秦飞起一锤，将欧打落马下，宋江忙救欧上马。秦去战秦明，斗了一二十合未分胜负，便落荒而逃，秦明不知是计，紧追过去，被绊马索绊翻，邓飞去救，却被挠钩搭住。扈三娘乘势来取宋江，恰好豹子头林冲赶到。斗了几回合，林冲卖个破绽，放她双刀砍来，用丈八蛇矛将双刀往斜里一挑一拨，轻舒猿臂，一把将扈三娘挟过马来。天色已晚，宋江收兵回至村口营寨。当夜派人将扈三娘送往梁山泊。交与宋太公看管，同时派车送欧鹏上山养伤。宋江两战失利，一夜不曾合眼。次日，军师吴用到来，叠两个指头，从容道出近日登州发生之事。宋江顿觉柳暗花明，连声道：「妙哉，妙哉！」



因山野虎患严重，登州知府严令里正、猎户：『三日内若无捕获，杖责枷号！』那日，『两头蛇』解珍，『双尾蝎』解宝，当厅受了杖限文书。解氏兄弟是州里最出色猎户，都使浑铁点钢叉，武艺出众。二人立即穿了豹皮裤、虎皮套装，到城外山上老虎出没处，布下窝弓药箭，夜间爬到树上守候。直到第三天四更时，听得窝弓声响，见虎带箭就地打滚，解珍、解宝跳下树，举钢叉冲去。那虎负痛跑至半山，因药力发作，吼了一声。骨碌碌滚到里正毛太公庄后园里。二人看得明白，立即奔到毛庄。毛太公叫庄客安排酒饭招待，饭毕，又留二人吃茶。此时天已大亮，兄弟俩急着要取虎送府衙交差，毛太公这才领二人到后园，可是园中虎已不见了。毛太公道：『二位贤侄看错了，那虎没落在园里。』解珍道：『你看，这一带草都被虎滚得倒伏了，上面还有血迹，必是乘我们吃饭时，伯伯家庄客把虎抬走了。』毛太公骂道：『你两个叫化头竟敢赖我！』解珍、解宝也发急道：『敢让我在庄上搜一搜么？』毛太公听了，喊道：『有人白日抢劫！』话音刚落，他儿子毛仲义带着几个公人及二三十个庄客冲了进来，将解氏兄弟绳索捆绑，押送到州衙。原来毛仲义已将落在后园的老虎，冒充自家猎物送到州里领赏，并带了公人来捉解氏兄弟。州衙六案孔目王正，是毛太公女婿，不容解珍、解宝分辩，就将他们投进了死牢。

有个小牢子姓乐，名和，会诸般乐器，唱得又好。人称『铁叫子』乐和的姐姐，是登州兵马提辖孙立的妻子。孙立支一管长枪，腕上悬虎眼竹节钢鞭，武艺称登州第一。



孙立之弟孙新，也使得好几路鞭枪。人们将孙氏兄弟比作唐朝名将尉迟恭。孙立面皮淡黄，人称『病尉迟』，称孙新为『小尉迟』。解珍、解宗有个姐姐，叫做『母大虫』顾大嫂，是孙新妻子，武艺比孙新还高出一筹，三二十人近她不得。

乐和聪明伶俐，做事道头知尾。他知道解氏兄弟是好汉，有财有势的毛家父子必欲置他们于死地。牢中为头的节级包吉，受了毛家贿赂，随时会对解氏兄弟下毒手。因此，乐和赶到东门外十里牌孙新夫妇开的酒店，请顾大嫂设法营救。顾大嫂取一包碎银交给乐和，道：『烦乐和舅先回牢里，将银散与小牢子们，好好照料弟兄俩。我们夫妻会立即商量营救办法。』

孙新问了此事始末，道：『如今唯一办法，就是劫牢。』顾大嫂道：『我与你今夜就动手。』孙新道：『你好粗卤！劫了牢，也要有个去处。』当即请两位慷慨好汉：『出林龙』邹渊，及其侄儿『独角龙』邹润。邹渊道：『明日劫了牢，我们一起上梁山泊。那里我有三个相识：锦豹子杨林、火眼狻猊邓飞、石将军石勇。可是我只有一二十来个心腹。若大队官军追来，怎么办？』孙新道：『我去请哥哥孙立相帮。』

孙立见兄弟要他参与劫牢，便道：『我是登州军官，怎敢做这等事！』顾大嫂道：『既然伯伯不肯，我们只得自己动手了！只怕事发后，先负累伯伯。』孙立长叹一声，道：『罢，罢！总不成日后替你们吃官司！』于是孙氏兄弟、邹氏叔侄、顾大嫂、乐和等人按计而行，从牢中救出解珍、解宝，杀了王孔目、包节级，又到毛太公庄上，杀了他父子，烧了他庄园，并将毛家金银财宝装上车马，一起上了梁山。



扈成牵牛担酒，求见宋江，请他放还扈三娘。宋江道：『你先把王英放回，我就将令妹送还。』扈成面有难色，道：『王壮士现被拘在祝家庄，我没法去取。』吴用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扈公子只要依我一言：今后祝庄有事，你切不可派人救应，祝庄若有人投奔你庄上，可缚来送我营寨，我就将令妹送还。』扈成允诺，拜谢而去。

按照吴用部署，孙立偕妻乐氏，以及孙新夫妇、解氏弟兄、邹氏叔侄、乐和，打着『登州兵马提辖』旗号，来到祝家庄。祝家三弟兄得知孙立与栾廷玉自幼跟同一师傅学武，又见他带着家眷便不生疑，置酒欢迎。孙立对栾廷玉道：『总兵府调我来郓州把守，提防梁山强寇。』栾廷玉道：『贤弟镇守郓州，我等如旱苗得雨。』

过了两日，宋江率众来庄前挑战。祝龙、祝虎、祝彪披挂出庄，分别迎战林冲、穆弘、杨雄，各斗三十余合，未见胜负，孙立便跃马绰枪上阵。宋江阵中，一串鸾铃声响，石秀来战孙立。斗到五十合，孙立卖个破绽，待他一枪棚来，倏地偏身闪过，乘势一把将石秀提了过来，扶到庄前，叫庄兵缚了。祝家三子收兵回庄，向孙立拱手致敬。表示钦服。孙立道：『捉到的贼人，皆要给予酒饭，休要饿损了他。待拿了宋江，一齐解上东京，也好叫祝家庄三杰扬名天下。』祝朝奉再三称谢。

次日，庄兵报道：『宋江分四路杀来！』孙立道：『分十路也不管用！多安排些挠钩套索，要活捉，死的不算！』待栾廷玉及祝氏三杰披挂出庄后，孙立立马吊桥，把手一举，孙新就把预先带来的旗号插上门楼，乐和唱起曲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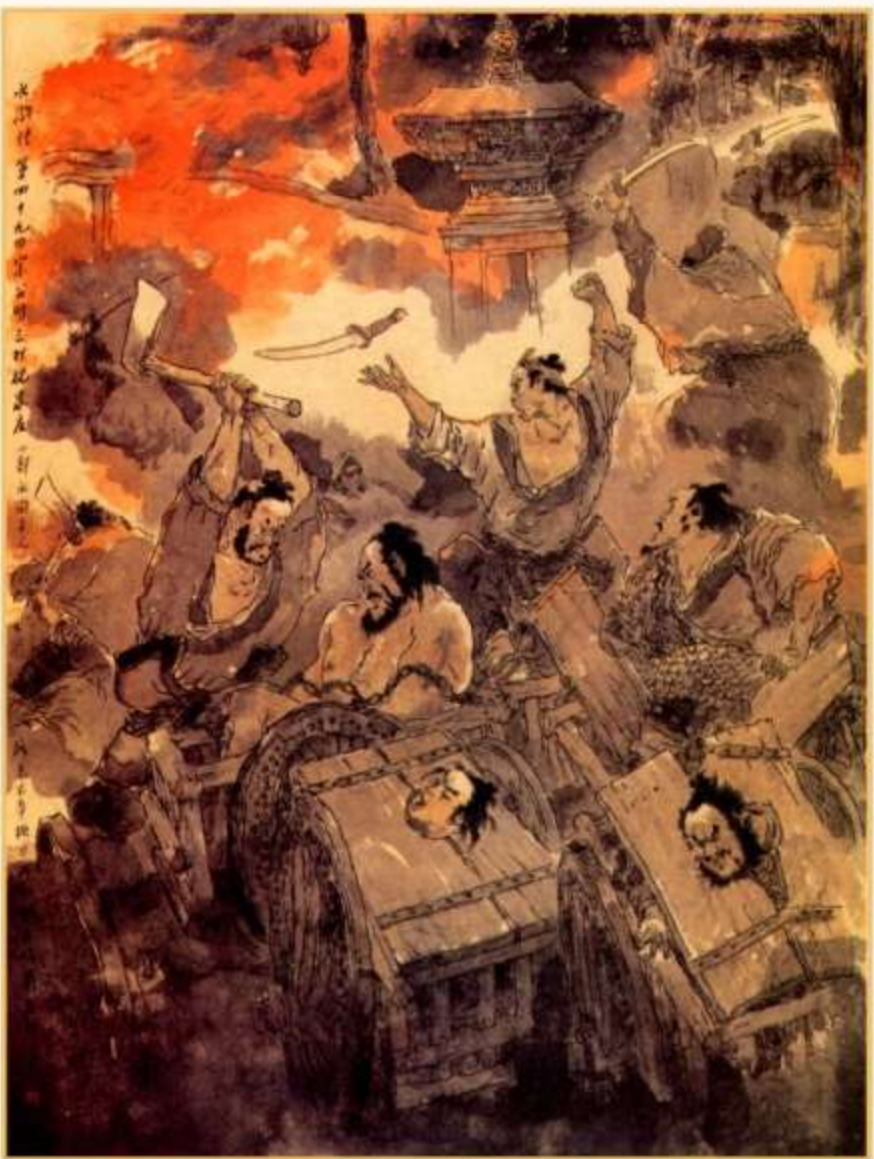


见了信号，邹渊、邹润便抡斧砍翻守监庄兵，劈开囚车，放出石秀等七位好汉。石秀一刀剁了祝朝奉。解珍、解宝在后门马草堆里点把火，顿时黑烟冲天。

祝虎见庄上火起，奔回来想看究竟。孙立在吊桥上大喝一声：『你这厮往哪里逃！』祝虎情知不妙，拨转马头要跑，被赶上来的吕方、郭盛的双戟翻翻在地，众军一拥而上，将他剁成肉泥。祝龙在东路抵挡不住林冲，飞马奔向庄后。李逵一斧砍断马足，祝龙倒撞下来，又起一斧，将他劈了。祝彪奔往扈家庄，扈成叫庄客将他绑了，准备解送宋江。李逵见了，一斧砍下祝彪头颅。扈成见此情形，落荒而逃。李逵冲进扈家庄，将扈太公及一家老幼全都杀了，又叫喽罗把庄里财物装了五十驮运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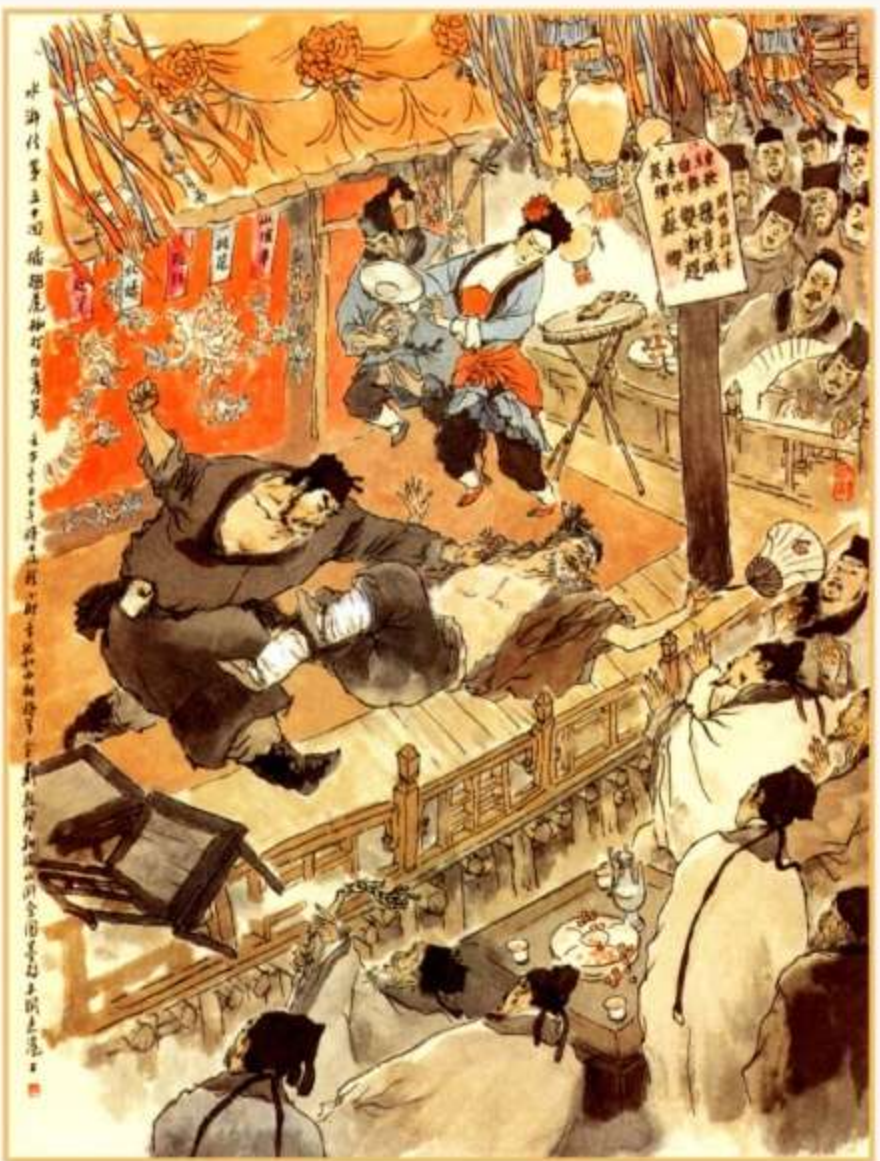
拿下祝家庄，生擒四五百人，得好马五百余匹、牛羊不计其数，获粮五十万石。宋江坐在祝家庄正厅，听着各路头领报告，大喜，道：『只可惜宋廷玉死于乱军。』李逵上来邀功，宋江喝道：扈成前日已来投降，你为何违我将令，擅自去杀他一家？罪应斩首，且把你杀祝龙、祝彪的功劳抵折了。下次违令，决不饶恕！』又请来石秀问路的老人，赏以金帛，道：『因为你为善，故饶了你这一境之人，各家赐米一石。』然后率领三军人马，迤迤往梁山泊而行。途经李家庄，设计挟带李应及杜兴一起来到梁山泊。

晁盖盛宴为宋江一行接风，席间，宋江对扈三娘道：『我这兄弟王英，虽有武艺，却不及贤妹。当初我曾许他一头亲事，只是未觅得合适的人。现在贤妹是我父义女，今朝正是良辰吉日，众头领为媒，你与他结为夫妇，如何？』一丈青推却不得，只得拜谢了。众人都来庆贺。



插翅虎雷横漫步街上，帮闲李小二招呼他道：『都头，多时不见！近日东京来个白秀英，色艺双绝，何不去看看？』领雷横到戏棚，让他在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下，自己却走了。白秀英登台，拈起锣棒，如撒豆般点动，拍一下界方，说唱风流故事，赢得满堂彩。这时，其父白玉乔上来道：『我儿，下去走一遭，看官们都急着要赏你。』白秀英拿起盘子，走到雷横面前。雷横在身边袋里摸了摸，没有银钱，便道：『明日一并赏你。』白秀英笑道：『头醋不酽二醋薄，官人坐当其位，理应带头厚赏。』雷横涨红脸道：『非我舍不得三五两银子，只恨忘带来。』白秀英道：『一文也无，还说什么三五两，难道叫俺望梅止渴、画饼充饥？』白玉乔叫道：『我儿，你也不看看城里人乡下人，只顾问他讨什么！还是另请懂事的恩官领个头。』雷横道：『我怎么会不懂事的？』『你若懂事，狗头生角！』见白玉乔越骂越凶，有听客告诉他说：『休要无礼，这位是雷都头。』白玉乔道：『只怕是驴筋头！』雷横怒不可遏，跳起身，将他打得唇绽齿落。

白秀英坐轿到县衙告状。新任知县是她老相好，立即唤来雷横，当厅责打，剥衣上枷，绑在戏棚门口示众。雷横老母来送饭，见状大怒，禁子们悄声道：『不是我们不容情，原告与知县相公有来往。』老婆婆一面解开绳索，一面骂道：『贼妮子仗势欺人！』白秀英柳眉倒竖、杏眼圆瞪，叫道：『竟敢骂我！你这老咬虫、老乞婆！』老婆婆道：『骂你这贱母狗，又怎么样？』白秀英恶狠狠揪住老婆婆，不停地扇她耳光。



见此，雷横忍无可忍，举枷往白秀英头上一砸。打得她脑浆迸流。知县闻报，恨得咬牙切齿，将雷横问成死罪，派美髯公朱仝将他押解济州。一出县城，朱仝就放了他。雷横当夜携带老母，去投奔梁山泊。

朱仝谎称雷横中途逃跑，知县便将朱仝责打二十脊杖，刺配沧州。沧州知府见朱仝一表非俗，就吩咐将他枷除了，留在府里听候使唤。一日，知府与朱仝闲话，道：『想是你见雷横孝顺，便讲义气放了他。』朱仝道：『小人怎敢欺公罔上。』正说间，知府心爱的四岁小儿走来，要朱仝抱。朱仝将他抱起，小衙内双手扯住他长髯玩。朱仝抱他上街转了转。回到府里。小衙内高兴道：『胡子买糖和果子给我吃，我天天要胡子抱。』知府见了很是喜欢。

七月十五盂兰盆大斋日之夜，朱仝背了小衙内，在地藏寺放生池看放河灯。忽见雷横来到身边，大吃一惊。迅即放下小衙内，对他道：『你坐着别走，我去买糖给你吃。』与雷横走到僻静处，见吴用已站在那里。吴用道：『宋公明、晁天王感激足下，派我们来邀仁兄赴山寨，共叙大义。』朱仝不愿上山，道：『众位头领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先生不必再言此事。』转身去寻小衙内，却没了踪影，朱仝顿时慌了神。雷横道：『多半是我的伙伴，见你不肯上山，抱走了小衙内，我们一同去寻。』『你那伙伴是谁？』『黑旋风李逵。』朱仝听了，跌脚叫苦，慌忙跟着雷横赶路。离城走了二十里，听得李逵叫道：『小衙内睡在林子里！』朱仝奔入林中，只见小衙内横尸地上。朱仝大怒，奋力去追李逵，要与他拚命。一直追到小旋风柴进庄上，柴进迎上前道：『久闻美髯公大名，请后堂说话。』一到了后堂，吴用、雷横望着朱仝便拜。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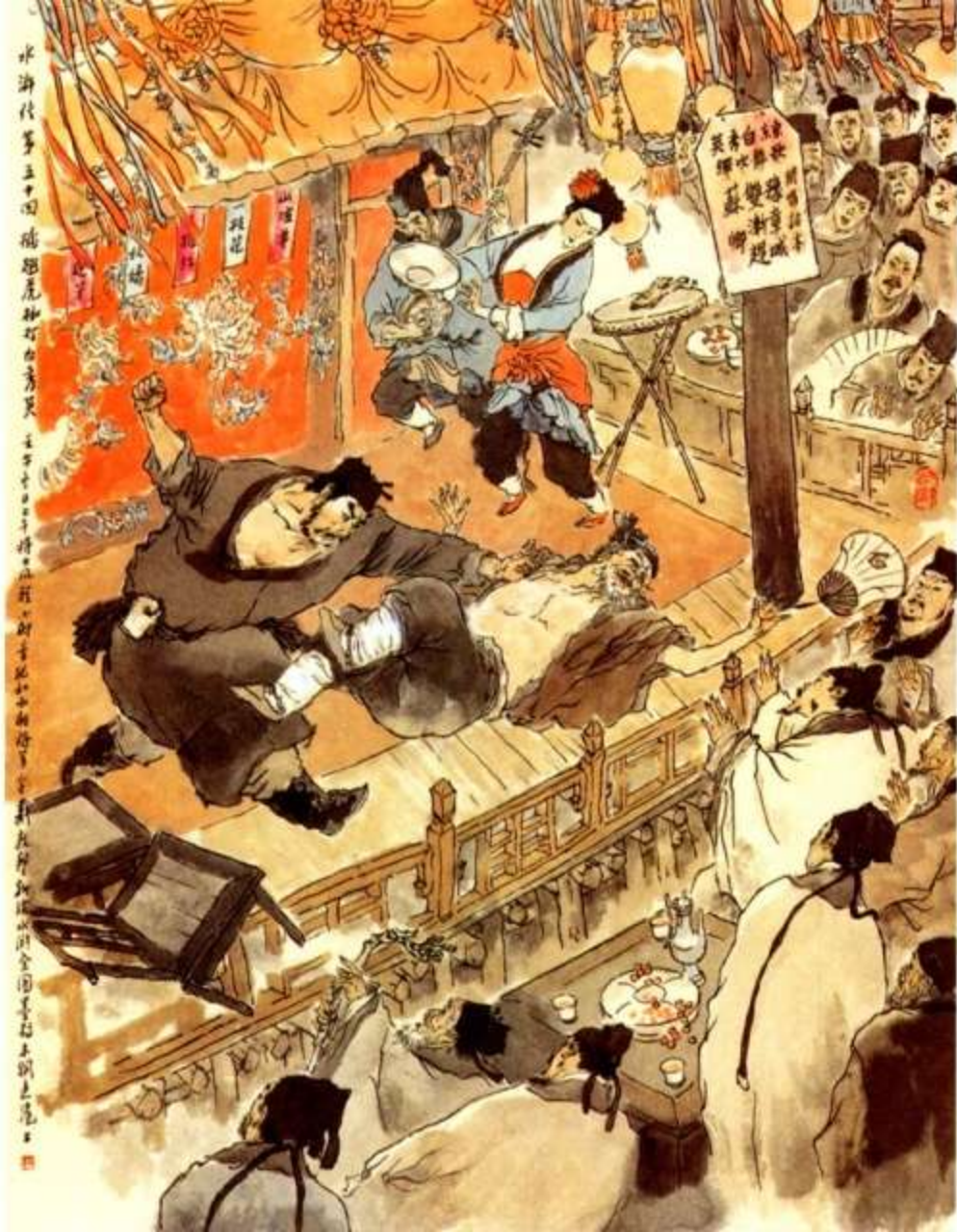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册

绘画 戴敦邦

主编 于文化

注释 黄彦

制作 小成兄



水浒传第五回 杨雄醉打白秀英 石秀怒杀裴如海 李固献计害石秀 宋江怒杀阎婆惜

中国书店

